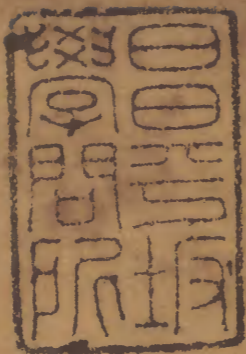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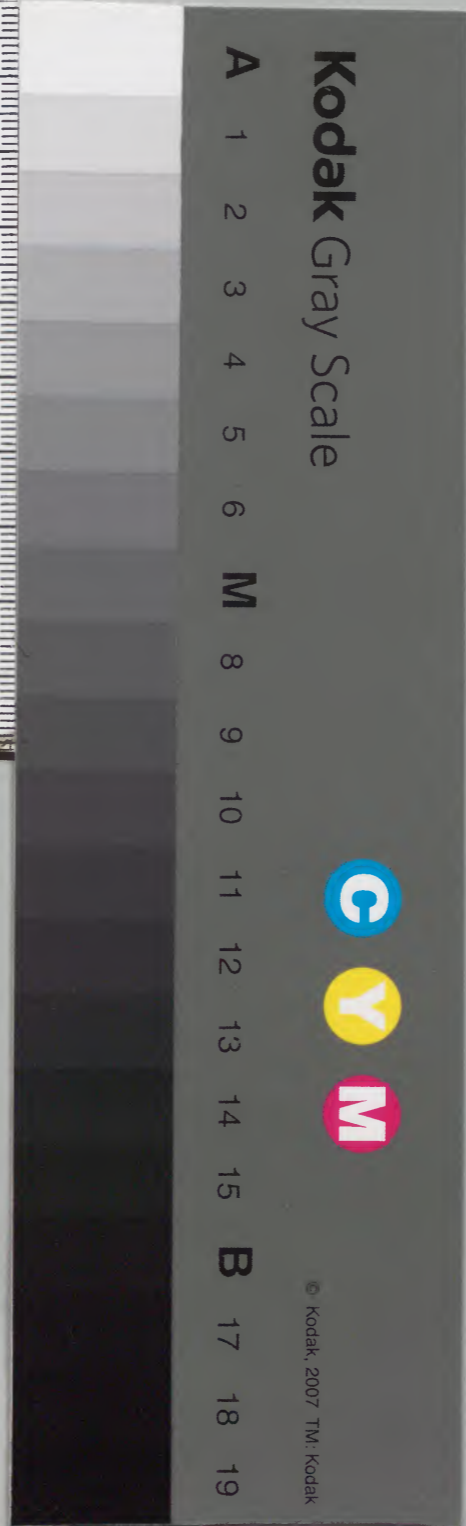


遊山日記

卷四之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55
冊數	4	( 2 )
函號	292	39



遊山日記卷四

淺草文庫

天香隨筆

南昌龔 鈇漚舸校

戊戌 晴西輔有事詣沙河凌晨便行

檢篋得漚舸近作音格日高是必為後起詩人之傑尚須以冷淡制其才氣以肅穆斂其聰明以薜荔蘭茝掩其思徑則吾無間然初盛唐大家過人處不在才智在才智所不到處也

漚舸問宋初史事得失殊有識但儒林好議亦匪



無根范竇諸公當五季風教大衰之後偶欠一死以成其濟時之志未始非世主良佐蒼生厚幸及其遺澤旣斬苛論遂出罪彼者其惟春秋乎故君子出處進退必權以生平學識身世從違與當時之功後世之名皆合乎義而後可以身許人否則以此身還六合耳韓王則起於宋祖幕僚世宗時雖已服官非所知拔故責備稍輕晚節之繆論者且例以管仲魏徵之情而恕之然則諸賢之不逮

韓王特不幸早達而已

日將落西輔登山流汗喘息言山下毒熱不可耐予迎笑謂言前日乍寒予已覺人間暑退似可歸者予逆知歸且必悔果何如哉荷擔人旁睨而笑然則西輔之怨熱過於擔夫非西輔之懦實天池一月清涼貽之戚也富貴人一旦貧賤更易失節亦猶此耳

竊欲以嚴寒方貧酷暑方賤果能耐寒暑而不怨

不避亦美德也予有失德當知自警

天池崖下一里許有竹影寺本石洞也老樵曾於少年時猱升而入兩壁磨崖字高於其身最上石室可坐十許人几榻皆石洞外則有王陽明廬山高及竹影寺白雲天際諸石劖不謂卅年來兩壁漸合僅能於洞口側身望尺咫未合之處斜光射入石上字隱隱可讀設使非曩開今合安有鬼工能入石罅刻等身大字者乎以是悟古人往往於

木石或水晶之中見有書畫及竹葉桃花詫爲奇絕皆此類耳山河大地與天同氣本亦無時不生無時不變一息之暫可喻滄桑寧俟有力者負之而趨始歎化機難測耶

天池之芳冽固矣不謂能以彼之清澣物之垢無濁不淨予居兩旬巾服皆潔如新製竊歎其有體有用真聖水也行當破大竹汲貯數甌歸飲蓮根詩社人以表潛德

爲西輔荷擔劉樵者旦旦爲人斫香薪寸寸截之負至南澗水碓中舂爲香末諸蘭若供佛之香屑賴焉廬山深處水碓皆呼爲香碓本此予比山居雜詠有深谿轉水舂香碓幾樹蟬聲挂夕陽蓋偶眺南澗時作山上不甚聞舂聲但聞蟬耳

劉樵言斫香薪者往往懸崖失足輒無生理有一樵爲崖石所壓救至羣舉石則足已糜爛如醢矣壓者接踵至者仍繹絡不絕則信矣山民生計之

艱也。

劉樵問宗慧工食多少曰七八千耳樵歎羨曰子何修得此清福吾日荷香陟危崑跼跼流汗家復蚊而熱睫不敢交則又裹餽上山去終歲若此所得纔半於子耳西輔詰之以如子勞勤亦何之不可樵曰吾寧不思逸然父母老矣吾兄弟六人同力荷香僅能不凍餒父母更何忍畜妻養子自累吾職舒白香聞之肅然起敬而嘆曰是真盛

世良民也昔賢任宰衡司教養脫能使天下民心  
人人若是雖欲致君於堯舜不難而顧疑三代直  
道不在斯乎自信不能識時務然嘗讀歷代之史  
所見古時卿相以下及郡邑有司之不若樵者食  
君厚祿自千石以至萬鍾猶尚貪婪酷虐不恤其  
民以致獲戾王章籍沒賊產動輒逾數十百萬其  
甚者婢僕優伶履珠炊玉而堂北封君蹙額艱窘  
不獲名一錢濟他三黨而翻爲其子之僕妾寵嬖

所輕笑者比比皆是無怪蕭居士深惡其人而蕭  
然致敬劉樵也吾自聞劉樵之言不復念宗慧私  
勤第景慕劉樵公義因憶明皇幸蜀時田間父老  
面陳其過不唯不怒猶嘉歎焉明皇之天質固高  
亦實其德慧生於疾之驗倘使安不忘危能於  
開元方盛時殷殷察邇言訪良弼於芻蕘側陋之  
下蒙塵之役吾知必免事固有數惟君相不可言  
數是春秋責備之義卽臣子責難之忠也

己亥 晴暖亭午雷殆將雨乎陰涼適意遂題兩絕  
句於四仙祠外粉壁上書畢數之得七行就上首  
橫讀竟成天仙一人枝上飛七字居然可句豈周  
顛仙人方游戲古松之杪微示此意於天香筆端  
爲笑樂耶無心巧合良亦可喜并記之

庚子 晴薙髮人昨晡過此以畏虎留宿僧亦慮其  
虎食也故往往留宿與餐今晨遂爲我煎香沐髮  
至三澣天池之水可謂潔矣

午頗熱於是煖天池之泉浴吾塵垢盡香皂三丸  
然後振衣而起則風雷大作山無一寸不出雲雲  
亦無一寸不雨天忽變寒呼湯稍遲則不復敢浴  
可謂千古一時生平快意之遭莫勝於此吾體作  
青蓮香矣

辛巳望 世尊佛以今日入胎至明年四月八日始  
出胎故後世七月十五作盂蘭之會報母苦也晨  
起爲先慈禮佛遂以黃精餉老僧竟日晴明涼爽

氣若高秋但不審人間熱否

日將落度南澗緣崖而上至文殊塔望東林西林  
二寺乃在平疇岡阜間無甚清景想直以高僧名  
士重於古耳九江郡依稀一掌介彼瀰漫秋漲間  
允稱澤國人亦何苦欲久視爭雄於滾滾黃塵之  
內不畏熱耶

步月還寺見老僧負手太息天池上一半尺金鯽  
豢廿年矣適以產子不落斃而浮人皆惜之予謂

小魚壽若是亦足抵人中老婦見七世孫者猶尙  
產子惡得無厄且彼幸生天池享盡清甘之福又  
久叨佛芘沒於中元緣命不小以因果測之當有  
莊姜鈞弋一流人生此江右乙丑四月生卽此魚  
也隨筆一笑

壬寅 晴涼命宗慧澣敝葛袍

西輔鈔輯予少時詞曲殘稿得一卷釘之

癸卯 晴涼甚著絲葛四重行日中無汗可謂爽矣



檢行篋得漚舸所選毛澤民小詞讀而善之爲點識精神所在裝作一卷

甲辰 涼爽如昨日但微陰耳澣枕衣於天池甚潔遂曝之矮松之上枕此高卧當可夢見陶貞白張志和一流人也

乙巳 冷雨竟日晨餐時菜羹亦竭唯食炒烏豆下飯宗慧仍以湯匙進問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於筋予不禁噴飯而笑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但

知其才以不漏汁水爲長耳孰謂其遭際之窮至於如此何異蘇老泉本將才也世主旣以廷臣薦召而用之乃竟官之爲邑簿老泉亦拜受不辭王臣皆失一失於知人不明一失於自信不確聊以惜湯匙及之

丙午 晨起開戶則白雲衝簾入室塞棟披帷枕衾皆濕因悟曉鐘時擁絮如冰殆誤擁濃雲卧耶高唐之觀宋玉之情只如此耳乃後人唐突神女譏

刺襄王疑議蜂起癡人之前固未應說夢也哉  
宗慧試採蕎麥葉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過匏葉  
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斷蔬經旬豈能識此  
種風味以是竊歎肉食人孤負玉蔬乘輿人孤負  
崑壑生長富貴人孤負民間疾苦果有志清修進  
道尙其念哉。

入夜塔鈴相語涼月在牕蟋蟀哀吟淒清欲絕敬  
憶丑刻乃先子大事之時不孝如我愧然食息廿

餘年尙忝人類能復寢哉

二十一日丁未 先父守中甫保齋圖六府君忌辰  
也平旦盥沐奉香楮敬詣佛殿九叩首回向資福  
終日齋

先二人同生己酉府君終亡亥僅享年五十一耳  
時以長兄牧永寧迎養入粵二伯父亦牧賓州七  
月初伯父適有事桂林卧疾府君冒暑往視手調  
藥呻應按摩坐床前通夕不寢伯父疾良愈則長

兄奉檄襄事棘闈當交割州事府君復觸熱還署  
桂林多山輿者夜行躋險隘府君驚焉府君性樂  
善宦轍所止無久暫輒喜造橋濬溝洫及興復有  
功之祀雖貧乏必拮据葺事永寧多同鄉賈欲創  
許仙祠多年未果府君既就養州治捐貲倡焉七  
月祠落成待府君歸而至祭府君既入城則先謁  
真君諸首事肅逆於門且曰大夫捐金樂義吾屬  
無以酬令德敬立生主於許仙之旁永祈翁壽府

君遜謝者再衆不從然後執爵祀神衆兼酌府君  
生主樂作於庭府君意欣然感之滿飲數爵然後  
歸時正秋暑急解衣呼湯而浴浴起卽頭眩潮熱  
遂病長兄意皇皇求醫禱神巫覡雜進府君卧中  
聞祝咒之聲怒曰安用此吾試誦吾咒以曉若曹  
於是衣冠起坐喃喃誦數千百言一僧竊聽曰楞  
嚴咒也然府君生平不惟不習咒並不信咒旣而  
大呼長兄名兄跪膝下拳拳捧州印若碎祟者府

遊山日記 卷四  
君曰癡兒人誰不死吾已受命爲接引行在今宵  
同事者周元理及某某諸公皆善士殊不寂寞騶  
從如許人迎候竟日汝曾不勞以錢酒而作此態  
乎長兄垂涕出焚楮於庭府君曰婢媪皆避不可  
近室門太恭人泣於幃後府君遙語曰勿泣第遠  
匿於是起立床前整巾服知未束帶則索帶束之  
且喟然語長兄曰生爲正人死爲正神夫復何憾  
唯不應命夢蘭歸應鄉舉致彼抱終天永恨爲可

憐耳言次復趺坐誦咒而瞑嗚呼痛哉嗚呼慟哉  
此數端言行稍近神怪又非時俗所敬信是以墓  
誌行述中曩未悉載然不孝聞之母兄藏諸胷腑  
廿餘年未忘一字亦恐子姪外甥輩或未聞也謹  
於先忌致齋之次補記如此至夢蘭不孝之罪糜  
磔難追終身之喪慟深此日猶記是科試卷以錢  
坤一先生搜遺得薦時餘額俱足惟領解尙闕其  
名是用搜遺頗蒙謬賞其四股義法欲使充解旣

見五策太冗長有迂濶之論乃復大索得陳君解  
焉孰知數千里外已遭慘變十餘日夢蘭尙懵然  
爲此悔恨何窮故從此絕意省闈不敢以不孝之  
軀儕多士矣

戊申 夜來風欲捲屋去達旦不眠山僧言牕外虎  
迹縱橫蓋虎亦從風而遊耳竟日陰晴不定我時  
在雲上雲時在我上或復暴雨翻盆不能見雨則  
一室之內兩目之外皆雲也

晚飯罷隨喜至凌虛之臺反照射石崖金翠耀目  
俯視平疇錯錯然濃雲四起若錦茵之鋪絮未勻  
者湖上亦然則似河水積雪爲山耳朝暮爲此事  
不遑暇食惡得閒情更思及塵中事耶

己酉 涼老僧招予至後山看雲雲已挾雨入山門  
俄而大注晝如晦西輔坐雲中抄詩襟袖寒濕急  
閉牕謂恐有龍攫新詩去也

知客師忽請赴齋意在化緣予笑謂古昔一僧攜

經及二鉢入山忽遇虎以鉢投之爲所食復投以  
經虎大懼而逃僧以爲得佛力也雌虎見其雄倉  
皇來歸亟問故雄曰遇僧曰何不當一齋啖之雄  
吐舌曰纔喫他兩張薄脆便取出緣簿來矣敢赴  
齋耶知客亦爲之絕倒蓋予實金盡無可施也  
庭戶濃雲至夜久不散將復大風雨爲變怪乎久  
居絕頂始知山之靈者其晴雨溫涼竟未可時推  
理測譬諸美人才子性情行事必有異於庸流耳

庚戌 曉鐘時夢覺遂不復寐以牀下不見物久卧  
未起寺僧朝食鐘又鳴然後啟戶則濃雲四塞不  
審連日何故作此劇欲逐客耶然雖且晝無光終  
不似塵中昏悶損人性靈故樂居耳

西輔憐予久絕蔬託舂香人市得雞子及小魚二  
物庖中居然有釜聲頃予方漱微聞宗慧白西輔  
謂應食魚乎食蛋乎西輔問尙餘幾許對曰蛋止  
一枚二寸魚則有三隻予不禁吐水匿笑如此大

事尚須請命而行則甚矣天香之窮而宗慧之近於古也

予比年交遊散落索居寡歡惟莊谿近在比隣常枉顧今春則值其兄子際沒愛女產亡每相見殆無歡語不能笑晴川塾課專不輕與東家言笑漚舸新春歸尚喜來會或偶與莊谿相值始聞聚笑之聲上元胡黃海自嶺外歸舟過我笑啞啞不絕又攜得李繡子見懷之詩此兩日笑聲屢作旣而

吳白广棄官來訪飲之酒彭秋潭不期而至莊谿漚舸王省堂黃仲實又適在座於是縱談狂笑爲之大樂秋潭之笑聲清而中節白广之笑則如蒲牢大吼聲震瓦屋因憶昨秋胡果泉北上過我極口稱白广快人生平於痛飲狂笑之外別無所求信不誣也黎湛溪南昌任滿始過天香館談笑半日其笑聲嚴冷而媚三尺之外幾欲不聞與白广相反而風趣過之故亦可樂劉恕堂往還兩載未

嘗真笑一日送其宰弋陽之行風雨驟集久不止  
於是乎略迹深談始知其曾中大有所見爲之一  
快幾交臂失此笑也唐詩歎一月主人笑幾回或  
以爲過愚意則謂此猶是廣交人語因記半年來  
快心之笑只此數回乃欲得之旬月耶雲霧中悶  
坐無聊隨筆一笑、

午未間雲散日出居然辨髡者爲僧髮者爲西輔  
宗慧先是主僧自外入犬迎吠僧怒叱之予笑曰

公與犬皆在雲中惡得不疑而相謗因記笑林有  
耳聾一人訪其友其友外出犬迎吠於門則罔聞  
也旣而遇友於途詰之曰君家何事夜不眠其友  
急搖首而辯聾人不信謂苟非徹夜不眠何故君  
家犬頻頻呵欠

一沙彌朝暮撞鐘輒曼聲朗誦諸佛號如老嫗夜  
哭極爲感聽風雨際尤覺悽慘其貌亦劬劬可憐  
終日荷鋤執爨無厭倦之色師若弟皆輕侮之予



心識焉來生當作一多男命婦享福壽或作官則必以年勞超擢白首無禍但錄錄少奇節耳一沙彌眉目頗姣其師愛之延知客教之誦經夏楚詬詈聲旦暮不絕甚至握鈴鐸擊鼓而誘可謂勤矣竊聽所教則皆世俗中薦亡祈福之語與佛之所以立教僧之所以爲僧未嘗講也其意蓋在博齋襪以爲利耳此沙彌曉暮擊鼓輒多躁妄之聲聞之生厭固由質劣亦未嘗非教失也三代人才之

盛自童穉父母之前以及就傅交友所聞善教無非修言行以學盡子臣弟友之職利慾之戒又深入其心而不敢犯逮其學識充明朝廷始相德以官量才而使故所事皆有可觀非風教得其本根何克臻此漚舸今年在一家教讀每爲學子說讀書要切定身心求解始真受益其徒甚驚疑其說以謂此聖人所製題目留與後人干祿者與身心何涉漚舸偶笑述於予予曰毋此真可痛哭傷心

之語何忍發笑第自勉之勿令真正讀書人以此  
童所志薄我可耳今見知客教沙彌勞而無益反  
不若荷鋤執爨之僧清真寡慾不失人道從可悟  
以利慾爲教竟不如不教爲愈也

龔漚舸本字適甫立志修言行文學益進予往在  
漢江舟中寄一偈云靈關有秘鑰閱世常一啟中  
有窈窕人顰眉出於世或爲大豪傑甚至爲聖賢  
栖遯則爲仙救度則爲佛是皆通宿命福慧靡不

有其或厄於遇降爲奇絕人淖約若處子倩盼獨  
娟好所事都不屑岸然邀虛空颯彼曼殊花吐爲  
五色繭抽絲作文網萬物無所遯胥受此人役世  
法半麤迹但使百姓由日用而不知道妙惡可說  
脫謂聖無秘性道當易聞脫謂聖有秘性外却無  
道至道若麴蘖無論作何酒不可須臾離又如春  
在花無論結何實一花偷一春人但謂花好不知  
花卽春人但謂才美不知爲道靈易載道之根禮

載道之幹書載道之實詩騷道之葩聲節道之香  
辭華道之色其實本一物幻爲種種形舍本而逐  
末如捉隙中影到死無所得是名爲俗學近古鮮  
通才多爲學所誤甘爲一世士無怪爲俗學苟爲  
百世計必先窮道源心與天爲徒一若我已死豈  
復可富貴一若我未生豈復有嗜慾隨俗辨人事  
心斷不可俗是爲奇絕人斯文所託命拚此數十  
祀與彼神聖人作一牛馬走百二靈關中適甫必

能到漚舸之所志迥非俗學與之言故如此也偶  
以證沙彌釋學之誤歎憶漚舸遂牽連書之  
格物窮理以致其心之所知無時或息若天運之  
健行焉守身素位安靜無爲則效地體之鎮而有  
常此儒者居易俟命之學也心妄動則慾念搖之  
身妄動則人事擾之皆由自取畢竟無益蓋理明  
而德進益也殉慾而趨利損也  
觀人在居平無事時能不從衆逐嗜慾則授之以

事可以有守聞人言可樂可榮之遇而不爲動色  
馳情則假之權寵可以有爲然要在居平無意中  
觀而察之偶然矯飾可暫而不可長僞物必敗亦  
終不可欺人也  
理明則心開氣正則心平方可望學問變化氣質  
苟不能窮理養氣則讀書雖多氣質如故竟謂之  
不學可也

胡子問顏聖所好何學二程子對作何等語此中

最耐人尋味

心苗仗理培頃得此五字并識之

心不妄動不惟是明德工夫便欲學二氏葆光鍊  
神長生久視出生死亦不外乎此果能永不妄動  
漸如止水影過鑑空毫無計度亦最是安樂法吾  
極羨此境深愧未能始悟英雄才子不過鞭此妄  
心以作爲奇文創事媚世驚人自性本心因而全  
失初意亦只謂慧中有劍或可降魔殊不審妄心

遊山日記 卷四 五  
狂慧卽魔也譬諸澆油救火更無熄時折屋斷火  
路令火自滅却又非矜才好勝人所能猝辦故往  
謂造道有存養無捷徑先除妄念庶幾誠意有下  
手處不自欺以充其智勇之量則妄日除而誠日  
著矣漚舸試庠序此理以爲當否

或問人品高下之別何爲定評予曰善哉問自後  
世以石隱忘世者爲高尚其志而蒼生社稷幾成  
貪濁者漁利之藪是誠學道者所當辨也蓋學以

成己之德行爲高仕以求不愧所學爲高工賈以  
食力營什一不作僞不欺爲高農爲本業其迹近  
高但能作苦有恒以養父母則品高矣此四民高  
下之迹也至於學士用心義利誠僞之間高下之  
分何翅霄壤夫一念在義而出於誠雖爲人牧豕  
作傭無害於梁鴻之高一念在利而作僞則雖謙  
恭盡瘁取法金滕適足重王莽之罪人品高下實  
在乎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近道斯高近慾斯

下出處顯晦與執業同異則所謂迹而已矣高下  
之真不在此也伊呂夷齊同一高品桀跖莽操同  
一下流

遊山日記卷五

天香隨筆

南昌龔 鉞漚舸校

辛亥 晴平旦即起命人詣黃龍求寶樹種子及大  
竹截筒爲汲天池招隱聰明瀑布諸名泉歸飲入  
山來猶念我者一念之德深於一飯故彼以兼金  
我以泉報脫笑吾迂則此泉無分矣

偶至前山見烏翠蝶二大於掌又有大粉蝶一雙  
栩栩然穿花對舞或兩兩接翅翻身媚於歌女良

遊山日記 卷五  
久不散疾呼西輔出。則已僅存一蝶矣。仙師南華先生乃千古第一高明才子。其載道之言發義易敦化之妙。却無一語落陰陽卦氣之障。其諷喻紀事格物。摠情無義不精。動筆啟口。輒令我死心拜服。至老而不衰於戲。不知天地何故。以一石全才付之吾師。而又使長窮不死。著爲此經。以娛樂二千年後南華弟子。厥恩甚鉅。故吾每尸而祝之。愿先生永不落劫入塵世。長爲蝴蝶戲花間。足香艷。

之清娛食才情之福報。頃見此蝶。不覺歎先生之文。何其妙也。

日來已衣袷。頃默計之。凡縲布六層。想人間必有裸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桂林有汪秀才者。龔其耳。性喜刻印。終日兀坐。同朽株。聞見都絕。心如凝冰。故盛暑亦能衣絮。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汪又能彈琴。使客聽之。居然成操。蔣香雪極賞其印。价於予。予得友汪之枯寂。以祛熱惱。意甚樂。遂留之度。

夏爲予作五十餘印汪字道幾貧而傲又最怕冷  
某學使者憐其才招至京師作膳錄爲仕進計已  
入館矣及冬惡寒遂棄之而去比語予曰僕往謂  
都下士夫亦無甚大過人處及身歷嚴寒立時舍  
去始歎服羣公不可及也此丁未年事己未伍甫  
田公車至京則言道幾已窮死予時念之補記其  
言貌於此

食時西輔忽問予同此字同此章句何故有妙有  
不妙傳與不傳殆亦有幸不幸乎予曰姑舍是汝  
知刻印姑與言說文妙爲少目試思少女之目與  
老嫗之目妙不妙在目睚乎目神乎西輔曰睚肉  
所爲奚足愛予曰然則汝無難辨傳文矣又奚疑  
幸不幸哉

天池一雄鷄距長三寸行則弛其股而後能步日  
出則負暄矗立人擾之不驚朝立殿西廊暮徙而  
東有恆度予居彌月絕未嘗聞其啼聲始心異而



問其年僧曰此乾隆四十八年所畜也一生無匹  
故能壽年高德進悟虛聲之無益於世故不鳴昔  
人謂鷄有五德其家之館師則謂七德蓋自謂喫  
得笑東家捨不得也此鷄則更有耆德口德九德  
咸備竟可以鳥紀官矣

黃龍竹萬竿西輔選一絕大者截作八筒予命宗  
慧穿節浸天池一月然後以次鐫字作天池竹影  
黃龍潭棲賢三峽招隱瀑布聰明泉佛手露凡八

目總名之八功德水歸裴若此差可自豪但恐老  
妻見予一身外惟八大竹筒疑其作叫化總管爲  
絕倒耳

千年寶樹下竟有孫枝茂禪師許贈一本和山土  
盛以竹器必能移植花香館生根發幹由扶寸而  
尺尺而丈丈而尋常尋常而百仞入雲叅天至爾  
時吾在何處

壬子 晴暖宗慧本不稱其名久飲天池漸欲通慧

遊山日記 卷五  
四  
憂予乏蔬乃埋豆池旁既雨而芽朝食乃烹之以  
進飢腸得此不翅江瑤柱入齒香脆頌不容口欲  
旌以錢錢又竭但賦詩志喜而已予往作觀音土  
詩有昔賢憂民有菜色欲求菜色安可得之句今  
而後予庶幾有菜色矣

茂林遣弟子來問予疾並言比嘗過棲賢文海禪  
師時時念問蕭居士又不知流寓何處疾已瘥未  
不禁感歎信古道存於鄉也西輔宗慧詣黃龍茂

林必設齋歛曲予亦欲歛其弟子則豆芽又竭似  
未便齋以白飯於是大索行厨得炒米蔗霜各少  
許命宗慧瀹之以奉爲兩甌知客師亦同餉焉都  
復感謝予不但愧且樂矣又索得莊谿所寄寸金  
丹數裹遂以之報問其師自此行厨中食物都盡  
唯存茶具及八大竹筒而已

茂林弟子茶話間予偶問黃龍老虎無恙否弟子  
答言自居士爾日入山門三嘯之後遂久寂然予

不覺爲之泣下賞音難遇虎尚知矜惜其聲而謂  
鍾期旣沒伯牙忍彈琴媚世乎哉

癸丑 晴暖薙髮至天池已三剃沐所落髮悉以天  
池水灌入文殊巖中其迂潔可笑類如此往見一  
疎狂後生憫不佞無知無求每慨然曰丈夫在世  
要當立不朽之業故某每舉必與誓不作第二人  
想不似公少壯酣眠甘心自棄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非聖人語耶予唯唯引愧而已夫立德立功

立言此所謂三不朽也予至不才何足語此頃偶  
失笑人身唯髮不易朽吾髮旣入文殊巖則高爽  
堅固濁穢不侵其不朽當倍常髮惜乎疎狂後生  
不及見吾髮不朽時耳

文人之事所以差勝於百工技藝豈有他哉以其  
有我真性情稱心而談絕無矯飾後世才子可以  
想見陳死人生前面目如聆警欬如握手促膝燕  
笑一堂不能不愛則稱之稱則傳傳斯不朽至其

中所載之道所紀之事所傳之情又各有苦心熱淚奇趣妙裁深人讀之則歎其羽翼經訓有關於世道人心微諷曲喻以風世勵俗未始非文人之功而又因其語言考其出處窺其志趣以定其生平孝友忠信諸大端爲誠爲僞爲厚爲薄爲憂世爲亡情爲儒爲墨皆不難以遺言論定則亦可以見文人之德是一端不朽未嘗不兼三不朽故其事爲士夫所尙顧乃僅僅爲一身光耀或甚至銜

已驕人殃民縱慾爲身世詬病則淺俗無賴不可復言文事矣夫蘭亭一帖絕世書也至今所以能臨摹髮髯其當時筆意未嘗不賴勒石者摹擬刻畫以存其不朽之形聖賢遺言治世之經也至今所以能家喻戶曉兒童皆知我聖人姓孔賢人姓曾私淑之賢人姓孟未嘗不賴舉子業摹擬刻畫以明其功德之大此二事雖至不倫理可相喻吾嘗二十年愛蘭亭矣臨摹無少間然卒未考唐以

遊山日記 卷五 七  
來勒石誰工無足憾也蘭亭有性情蘭亭無矯飾  
摹擬之態蘭亭有右軍風流面目清言妙理咳唾  
成珠吾敬之吾愛之每臨摹必先拜之舉世毀蘭  
亭吾不怒也或復譽之不喜也至勒石之善病未  
嘗不知惟某某工人所勒則絕不暇考豈不因石  
工之意在乎利專事摹刻無性情真面不足傳耶  
然則佳子弟果有才識足以與一代文章之林其  
亦本吾真性情以好學深思載道紀事聚吾之熱

血冷淚以興起後之豪傑庶幾人種不絕世賴以  
康不賢於寄人廡下斧鑿登登終老於勒石者哉  
世俗往往謂某人名利兼收此毀也非譽也蓋沒  
世之稱小人無分何得兼試思石崇之錦障五十  
里元載之胡椒八百斛當時俗子未嘗不羨爲名  
利兼收適足供後世君子一笑而已

甲寅 晴涼天籟又作此山不聞風聲日益少泉聲  
則雨霽便止不易得晝間蟬聲松聲遠林際畫眉

鳥聲朝暮則老僧梵唄聲和吾書聲比來靜夜風止則惟聞蟋蟀聲耳

秋聲感懷荏苒代謝百年如旦暮耳一身之中刻刻明抽暗換以至於骨化形銷而後是本來面目彼昏不知動謂官骸足恃也山中無鏡兩月來麋鹿之姿白黑消長無從辨識惟於作字時自見其手有風日色且漸露筋骨其瘦可知髮辮僅存三四尺杪細於指不覺黯然而悟老之將至因憶家兄

受室在烏魯木齊予年十二追隨父兄醮姚氏媿家姚伯握予手徧示諸客曰未見此郎手乃竟無骨紀曉嵐丈亦在坐奪予手就目觀之予始覺紀丈近視此會倏忽卅餘年屈指坐中賓主尙存者愚兄弟外僅紀丈一人而已曩疑無骨者今且露骨見予手之不足恃也少時髮最盛卅歲漸脫猶及踝一日方櫛沐於芳陰別業怡恭親王適相過坐而觀之俟髮解訝曰吾始竊惡公亦喜作僞今

乃竟無假髮耶此亦貴徵予笑對曰夢蘭初亦疑  
可貴及見王髮僅三尺而貴極人臣則長髮爲賤  
徵明矣王大笑而去今則委地者僅存其半見吾  
髮之不足恃也反不若文殊巖中諸短髮或可藉  
名山不朽顧謂官骸足恃如秦皇漢武絕世聰明  
猶妄億童顏可駐薄天子而求之適以殃民名亂  
耳何爲也哉

乙卯 晴暖遣宗慧詣黃龍報問長老兼乞米日方

是偶出山門立崖巔寶樹之下風吹涼旭空翠盈  
襟遠岫層巒淨如新沐澗聲潺潺數百仞猶能到  
耳人鳥都絕清靜處殆不可摹喟然語西輔吾恨  
不能辟穀耳如此勝境久必當歸亦無奈飢寒何  
也

老僧言此山九秋變寒輒雨雪地凍春深始解幸  
多薪鍵戶圍爐僅能不僵且暮任狂風撼屋而已  
丙辰 晴無風日出而作西輔報後崑雲起去地纔

百餘丈耳欣然往觀宗慧烹龍井新茶挾小几筆  
硯至聚仙之亭予遂藉桐葉而坐西輔曰先生入  
山五旬矣詩文日增尙無賦何不戲著天池賦志  
此清興遂以十數幅長牋相難且戲曰必滿之乃  
快予笑諾任意揮毫紙方盡雲已登山賦亦遂結  
對顛仙朗誦一通相視而笑文章本戲技耳三都  
賦作至十載工矣而太勞吾此賦成於俄頃雖極  
不工然甚逸所謂聊以自娛不足爲解人道也

蔡睂山嘗言創文稿以紙盡爲限吾服白香予曰  
此不難真正才人一字鍊終日不就所以十年一  
賦儘堪千古亦寧貴速且多乎

丁巳秋八月朔也 晴涼西輔錄得予舊詩二十二  
卷分釘之

劉樵兄弟來春香果爲市米一囊至孝友人未有  
不忠信者吾頃已食粥兩餐急需米耳猶記白樂  
天一詩結二語云莫怪氣麤言語大新編十五卷



詩成想必朋酒歡會。爲新編落成。故其語甚有醉態。予茲編尙多七卷。乃竟落之以粥。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因笑語西輔。汝若生唐時。爲白公錄詩。今日不但不食粥。當必有小蠻擎觴。清歌謝客。西輔曰。樂天果甘心啜粥。亦必無此粗率語。某豈樂爲彼抄耶。因憶宋元間一士。愛白詩成癖。口沫手胝。歌之哭之。猶未厭。乃至倩人書白詩。遍於其體。密刺以針。漬以墨。俾其文終身不滅。士有白癖。其

體反因之。而黑。豈料西輔竟敢作此唐笑語。宜乎乏朋酒之樂。受歡粥之苦。古傳人豈易及哉。

戊午 晴暖日出。卽起詣凌虛看雲。則濃者猶聚。薄者已散。漫成霧。不足觀矣。殆亦若人間富貴得之於勤儉艱難。或能久享。壟斷弋獲。雖多易散。故聖人譬諸浮雲。徒障清遊。遠矚耳。

宗慧行數里。乞得一倭瓜。一鷄子。瓜食數日。昨始烹鷄子餉我。我又讓西輔。腸痛筋落。終不能獨享。

遂分噉焉今日既得噉菜飯遂復思肉人心不足  
何異得隴望蜀耶予庚申歸自燕臺始漸貧窘仍  
未嘗問及家事內人姊妹見兒女日多慮其寒餓  
遂自刻苦往往兼旬不食肉託言持齋長甥婦亦  
甘淡泊同齋而不怨第以少許肉餉我於外偶過  
後堂見伊會食只一蔬意惻然不寧恒喻之曰貧  
則貧耳何必遠慮且我亦豈思肉者庸必內外異  
膳使我抱獨享之愧乃頃者居然思肉得毋遺內

子笑耶古人謂望梅可以止渴對屠門而大嚼可  
以解饑杜少陵亦不耻殘杯冷炙故其仙還之日  
尚得啖牛肉白酒予才既萬萬不逮杜公不唯不  
敢望炙與牛肉雖欲尋一屠沽家對之大嚼廬山  
之上無有也故竊取望梅之義得思肉一法以解  
饑夫遠年之肉既都不可追憶矣處約以來肉日  
少又不耐乞諸墻間時人既見我窮無貴志亦誰  
肯名之飲者故此三年之久醉飽之日可屈指而

數也前年六月雙丰將軍忽迂道來訪相邀作西湖之遊予謂遊固所樂但不樂暑中騎馬將軍遂假輿於黎侯載我同去予私計此行雖熱或可飽食肉乃不意沿路禁屠將軍又茹蔬禱雨予既同案食雖有肉未便索也宰之賢者往往割鷄烹燕窩凌晨而饋必兩器似可獨享又苦胃寒晨起惡葷膩兼性不嗜此輒以犒僕行至得雨有肉處可飽噉矣則將軍瘧作甚委頓何忍饕餐迨居節署

事其事憂其憂陪醫製藥以逮夫經紀其喪凡數月不知肉味則又未嘗無肉也食必專席都如嚼蠟今日追思諸肉反欲垂涎舉此一端足見予實無口祿徒增意孽觸熱而遊既與肉無緣避熱而遊復思肉不得無怪四箸紛爭半鷄子五餐同飽一倭瓜不覺其苦猶以爲樂甚矣其無恥而不知悔也

己未 朝晴微風飯後雨數點卽止午始大注窻暗

不能窺書小憇於榻忽夢試馬尾泉水風味與瀑布無異調其源同也朦朧間又作一詩有戲燕南柯淪新茗夢中猶爲品泉忙之句殆自以爲迷夢乎實皆夢也今者雨止窗開執筆而自書於紙曉然決然自以爲此大覺矣又焉知非夢人生處貪瞋癡妄之事何必認真亦當作如是觀耳

舟在彭蠡卽望見白水二條及遊秀峯觀瀑布訪諸山僧云此瀑之左更有一瀑不甚直跳珠散落

有似馬尾故此布而彼尾之皆象形耳實未聞同源之說乃夢中臆斷如此會須以山誌證之

予比曉鐘動卽不復寐輾轉待日出始起亦不爲晏然生平有堅臥不醒之名竟有薄暮過我猶問曾否朝餐者予亦唯唯不敢辨嘗戲語白广吾屬當不睡則醉不醉則睡睡與醉雖有罪不加刑焉白广翻盞大笑歎爲典切其實白广未嘗醉予未嘗睡也拙性喜晝夜不寢而長談惜世人多忙誰

肯過我或問曾見某人輒云彼長睡何由得見其  
不相識者惡得不信今試舉一二長談之人以證  
吾枉往初入都因吳茗香蘭雪而識樂蓮裳三子  
者或同來或一二人來談輒達旦往往一人病則  
二人引以爲戒不復來然予必往問其疾則又談  
達旦病者或因談而愈輒又悔其相戒也蓮裳比  
戲語蘭雪與舒白香談可以令人死蘭雪則謂予  
猶未嘗讀白香小詞乃真令人欲死耳三子皆奇

才宿慧聲入心通雖欲不談亦忍俊不禁卽此可  
信予不睡非難不談難談亦非難能使我敢於妄  
談者難其人也未出遊時蔣藕船猶未作令信宿  
必一聚吾愛其驚才雄辯談必漏深所幸同寓城  
南無夜行之禁是時戴蓮士大空嘗笑言吾素性  
不喜更張今乃忽望進賢門何幸改築塔寺外予  
不禁大笑故李將軍得毋憚霸陵尉耶大空敏絕  
有鑑裁以冲度掩其機鋒鮮有知其善談者每觴

遊山日記 卷五  
佳客輒相約一談否則雖適在坐必私語曰某某  
客且至君可去矣其風趣如此至親中曾連榻長  
談而不厭自少至老未嘗笑我渴睡者則有西橋  
姊丈果泉廉使及樸園外甥家從子長德建侯諸  
人可證然則相識朋舊之不屑過我不肯過我不  
暇過我長談者相遇雖疎其過亦不專在我顧疑  
我無時不睡以致傳聞異辭一若區區在世猶未  
始下床也者此睡名之所以重乎抑果衆人皆醒

而我獨夢乎寃之久者不易白故歷舉同鄉諸公  
之曾久處而長談者以證吾夢亦常醒蓋談非夢  
中事也脫諸子都復不承謂予妄證則予且自疑  
是夢正好酣眠亦不暇嘵嘵辯矣

庚申 風雨變寒茂禪師冒雨來訪令我欣感承迎  
過於交舊以其貌誠也欲畱一齋則無菜仍卽以  
所貽鹽筍屬主僧會食歛之

茂林當退院有惜別之色吾爲黯然昔東林惠遠

之弟住西林一旦飄然入蜀不肯爲惠遠一畱卽慮此情根不斷難證無生吾與茂林交失也

叢林迎方丈例有一四六啟事茂林以啟稿相質曰此曩一才子所創諸山用之蕭居士以爲可否蓋欲煩西輔錄正以新迎大和尚者予讀之不能斷句因謂言旣是才子之文何敢輕議但有數別字似須改正錄之耳

入暮大風雨陰雲滿屋頭目爲之作眩遂早眠腹

至曉脹滿不快。

辛酉 寺鐘鳴卽起雨仍不息呼僮剪建翹飲之

唐詩人劉挺卿脊盧靖安之桃源鄉人桃源有青谿及白雲嶺故其詩有道由白雲盡春與青谿長之句王漁洋唐賢三昧集謂此篇闕題蓋未悉其鄉貫耳吾少讀邑志卽心折此篇中四語旣而稍知風格始歎幽映每白日清輝照衣裳一結尤妙非初盛高手不能然全唐詩話唐詩紀事皆不載

其何處人唐史亦不爲立傳殆以挺卿隱不仕又無文集第以十餘詩孤行宇內歷千年但知其名無從考其邑里也往見南州新誌挺卿忽編入奉新人物比曾語纂修者云靖安奉新皆唐初建昌地也南唐始分地增置靖安逮宋又分置奉新若以其時定挺卿所生之邑則當載入建昌誌若以其所居之地所賦之詩所遺之書堂古蹟考定邑里則皆在桃源桃源屬奉則奉之桃源屬靖則靖

之無可疑也亦奚必奪彼與此以啟爭端纂修者不聽吾唯歎敝邑山水乏清緣一古昔高名之士亦不得獨據而有每讀其落花流水深柳闌門之句輒爲悵惜今日見挺卿登廬山峰頂寺一篇結語云方首金門路未遑參道情不覺啞然失笑劉先生胷次亦如此耶靖安雖不得而有不足憾矣禪室戶亦可驗此山之靈將雨則力推不闔久雨將晴則風動卽開其受氣專也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遊山日記 卷六

天香隨筆

南昌龔 鉞漚舸校

壬戌 晴爽先衆僧而起以比來早睡夢醒便不可復寐西輔飯罷詣九江以表測暑才辰初耳

茂林阻雨畱三日始還尙餘藕粉少許紙數幅貽之爾後并紙亦竭去年貧無立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吾行篋惟紙頗富今可謂錐也無矣

所性俱足者天之道也故人皆可以爲堯舜狗子

有佛性不貳不測亦天之道也故堯之後無堯舜  
之後無舜世尊之後亦更無世尊予竊以四時之  
序儼聖人之德及常人之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者中之至也譬諸時節惟春秋二分之一刻足  
以儼之從古以來一元會猶四時也舜之德合春  
分之中孔子之德合秋分之中其中庸之至正如  
權衡稱物銖黍不爽然舜自釐降徵庸在位以及  
於陟方之終德福兼隆垂拱慶洽正若昌昌春令

無物不生堯德近春分之朝禹德近春分之暮故  
福德不甚相遠也至若孔子之德追配大舜乃身  
外之遭際無數不奇與大舜事事相反則所謂秋  
分之際一物不生晝夜之晷刻雖同剝復之氣機  
迴別天地既不能逃數聖德亦惡可回天故孔子  
之功專歸後世有似卉木落實爲來年種子正秋  
分事也顏子一間未達則秋分之朝曾子聞道稍  
遲亦秋分之暮或窮或天理數當奇孟子則丹楓

遊山日記 卷六  
黃菊之秋也風景殊佳節氣則過於中矣原憲清  
寒居然十月坤卦也夷齊之方寸似之遞降而至  
於秦皇漢武晉祖唐宗以及李斯王莽劉驥朱溫  
之徒苟非酷暑卽是嚴寒未嘗不生物成物而爐  
箠皇皇宇宙間無寧日矣反不若庸主具臣雖無  
異政亦只似春霖秋暑爲害無多故庸人有似乎  
聖

癸亥 晴暖夜來行脚僧皆散西輔又復如九江萬

山之上纔三四人耳忽夢觀劇而無聲但有數花  
面過吾目前旣覺思吾夢罔弗驗者嘗夢觀劇晝  
必見紛拏擾攘之事深山之中當不爾輾轉間窻  
外似有人行聲疑而起坐殘釭尙一點如豆遂挑  
燈展卷以自娛宗慧旣萬無醒時所居稍遠呼亦  
無益且予臥室窻乃石墉大牖可容二人僅以疏  
櫺障楮辟風耳外臨絕壑無藩籬虎欲入吾室直  
如歸洞不但賊易生心也天將明始復就寢故今

日辰初方醒則聞知客僧撞鐘鳴鼓求韋陀擊賊  
數數稱寺貧如此僅賴數畦包粟煮粥度命乃夜  
盡剝去賊絕僧糧佛寧無怒初尙惡僧喧既聞所  
訴則惻然自疚此予之過也予不夢花面則雖覺  
不思其兆當可復寐賊審吾寐必入吾窻竊篋去  
亦不過敝衣數襲於我何傷今則一寺絕糧實由  
於我豈非過耶賊既恨我不善睡始遷怒竊僧包  
粟至兩石之多足見非一賊明矣會當以兩石穀

直酬寺僧以補吾過

包粟秦中呼玉米因戲屬句本欲偷香反偷玉人  
嫌我睡賊嫌醒爲之絕倒杜陵云是非何處定高  
枕笑平生然則先生亦睡而不寐者也

日落西輔自九江還山劉樵荷擔行徐徐有儒者  
氣予迎而勞之謙退不自伐其功此孝悌不犯上  
不作亂之明驗也卜子所謂事父母能竭其力及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劉樵有焉何必讀書能文章

乃謂之士哉

西輔言山下棉花大熟不禁爲山民之老而寒者  
慰幸焉

西輔六月如九江所主一旅館方將納婦欣然告  
西輔婦美無度直甚廉若能留一夕觀其盛乎西  
輔諾以當復來歸而語予予笑謂此苦李也何可  
食旅館當敗頃詰西輔則婦好奢而館不給主人  
逃矣竟不及見其粲者予曰何如道旁之李而實

纍纍必苦李也駟僮之徒動輒曰某事便宜幸其  
所謂便宜者專屬乎利其得喪無足重輕倘不免  
食君之祿司民之命爲人謀與人交或爲其  
祖宗孫子圖久遠無絕之祀顧亦詹詹焉求得便  
宜鮮有不僨事失德爲世僂笑皆逆旅主人之流  
耳

和尚亦歸自九江攜楮素便面數十事謂行者見  
予仙祠題壁詩謬賞其書以白於諸山胥浼相价

求居士作字予不禁默然自歎其道術之淺欲求如舍者相輕與之爭席何異瀑布之水學天池耶真正讀書窮理人必破此叅然後可以明才德之辨學經世之務蓋庸德庸言化民厚俗之良方也街才尙智則民之黠者競趨其世風所尙而機械紛起俗日偷貪吝相軋雖父子兄弟可以不親而况於人乎况於其所治之民乎言寡尤謹庸言也行寡悔修庸德也祿在其中不可干也街則近干

學乃不固非才之難能深晦其才而不街難耳

甲子 晴暖遣宗慧報謝黃龍和尚以西輔所市大月餅貽之

曝行篋書纔數函耳尙有不能記誦者少時乃自矜日記萬言實自欺耳書不貴強記閱時輒與不誦等博而不精徒博也鴻詞麗賦不衷乎道無補於人心風俗虛車也故壯夫不爲

髻鬣入塾讀所謂三字經者至文中子句疑是酒

遊山日記 卷六  
器而不敢問稍長乃知爲河汾著述當唐初開國  
將相多出其門諸弟子推崇河汾幾欲比隆洙泗  
其實難同日語也構九層之臺似難而實易以衆  
力可同施也定時之表規纔徑寸其中樞軸之巧  
運用之微直欲啟兩儀之秘合四時之序作者固  
難卽述者亦僅能一心一手默識而獨成之此其  
技可喻聖學蓋自謹獨以及於天下之平皆寸心  
一誠健行力任毫無借箸可謀者窮則求志求此

也達則兼善推此也操之有要推之後世而皆準  
氣數之命只能困厄其身家於吾道毫無加損是  
以七十之徒多三代之佐豈但如房杜李魏諸君  
子貞觀論贊僅僅爲救時賢相而已哉聖賢本領  
乃性道中事作君作相乃福命中事二者恆不能  
相兼三代兼之者舜禹湯武穆契伊周君相外亦  
不多有舉賴洙泗門人修明講貫相與策勵甘窮  
而固守之以誘啟後之明良故其功大於房杜遠

遊山日記 卷六 七  
於房杜至深求克己爲仁之道叅贊彌綸與天無  
盡直可以終古配天又豈百年玉食數世寵榮所  
能報德而酬庸者哉洙泗之窮非洙泗之不幸實  
萬世君相之福也河汾弟子之顯榮開國則其君  
其師及貞觀士民之福耳譬諸合萬夫之力造九  
層之臺謀之者非一朝構之者非一手而落其成  
者且多非造謀創始之人厥功雖鉅未可與定時  
之表同語其匠心之妙亦明甚矣

頗憶隋大業中文中子以布衣上策煬帝不用始  
退而講學聚天下英才而教之故唐初創業功臣  
才能器識遠過前代以是知河汾之學術有體有  
用雖不能繼美洙泗固已超越近古矣但微有審  
時見機不明不早之病古今豪傑真儒未有不知  
已知彼豫決其出處之宜而第漫然輕其身嘗世  
王者夫煬帝之不孝不友無禮無義秉鈞元老如  
楊素之徒驕奢偃蹇豈復有求賢輔政之志有識



者當悉曉然知隋社不久可屋而顧以命世之才  
絕人之學尙惜然以策干之辱身降志枉道輕儒  
又畢竟徒勞無益得非仁有餘而智不足乎故吾  
自讀三字經懷疑欲白卽不欲以老莊高品列其  
後也唯是踵門獻策一事又似在隋文帝時深山  
無史籍可考隨筆臆斷妄訾前賢未嘗非夢蘭之  
過此與前日測挺卿胷次畧同然苟其人品學識  
不逮王劉又何暇訾議及之兩公有知當諒予愛

才敬德之誠耳

諸葛公王佐才也志業亦豈無遺憾後世雖冬烘  
學子亦未敢以成就大小降其才於房杜之下豈  
冬烘能見道哉彼蓋讀三國演義親見劉皇叔造  
廬三請而後肯以身許人則其人非功名利祿之  
人可知也親見隆中一對時事之大局預測之如  
觀卦影亦可知事有前定數無可逃志業不終無  
足爲武侯病者蓋亦深諒其不得已而後應明知

其不可而不忍不爲之苦心斯其人學識彌高反以能屈節不銜才憂勤至死而不悔不變爲足配三代之英立臣道之極萬世真儒僞學皆不敢訾議而心服者也脫使武侯亦曾以策干昭烈求其相委以匡復之任而卒又廿年盡瘁六出無功冬烘學子亦必且輕而笑之蓋知其勞績雖同學識異也真正讀書人聞道之後出處大節固可以不慎乎哉

乙丑 陰寒竟日、雲時時入吾臥室、四山皆滿、昨擬今日浴、不能果矣

悉索敝賦得五金以施諸寺僧、佐以月餅、藉償其玉米之失也、自今以往、吾橐中無一金矣、西輔甚憂飢乏、吾則以不負宿心爲樂耳

忽憶漚舸、今日必當作破題之類、不識尙有閱情念山中、人否

主僧出所藏之烏金太子像一尊、言是勝國某帝

遊山日記 卷六  
子以烏金自鑄其像頒供天池希世之寶也明中  
葉寺燬於火太子自火中躍入天池爲砌石撞折  
一臂補以白金故烏像一手獨白予取而觀之笑  
語僧曰公等讀內典亦頗如時士讀書不求甚解  
夫世尊降生王宮於四方各行八步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言上天下地惟吾獨尊此釋典也故此像  
命名鑄金實仿經義顧訛爲明帝太子指天指地  
何其謬耶像實赤金所鑄質甚重慮其誨盜以皂

漆塗之則又訛爲烏金耳一手之折實毀於貧而  
貪者以銀易金而出離入坎之訛言又熒羣聽吾  
豈銜博者聊欲白太子之誣護世尊之法望禪師  
勿負緇衣求進趣耳僧唯唯而退自此呼爲世尊  
矣

天池雄鷄忽無疾而斃老僧爲誦往生咒茶毗而  
瘞之後山予戲作輓詞送之云伏惟鷄公蒙淨土  
之恩享名山之壽幸免牛刀之割得正狐首之邱

遊山日記 卷六  
伊六畜之榮施於斯爲盛食五德之福報唯公獨  
全懸知卵育之後生舉羨考終之先輩噫一鳴驚  
人大名士方能後死九德咸事小英雄足慰平生  
丙寅 陰晴不定而變寒加袷衣紗領小帽矣以夜  
來衾薄不眠忽忽不樂天池之水彌清澈如對聰  
明妙目雖復無言亦依依難捨去也  
聞佛手巖老僧臥病命宗慧以錢餅饋之此僧猶  
未面比曾以斗米借我情可念也

山農有欲以伏雌餉我者素性不喜爲口腹殺牲  
比曾笑言如不可却則畱作鷄公雛妾不謂鷄公  
立時死西輔遂疑其命犯孤鸞予則以爲此殆如  
柳翠前身慮紅蓮毀戒體耳

劉樵饋菜豆一升欣然受之頃并命煮粥食焉謂  
不欲孤樵意也西輔曰某自識先生從遊南北十  
年矣所見王公大人兼金之餽先生往往固却之  
不肯受也今乃於苾芻樵子一鷄一黍斤斤焉計

其投報喜形於色得非矯廉潔於貴人之前市私  
譽於藜藿之口予曰善哉問汝旣久從而親歷其  
疑易剖姑爲子約畧言之夫與受之際無貴無賤  
無輕無重以誠爲主以義爲衡未可以形跡泥也  
昔在怡邸恭王之始不過以文士遇我故我於館  
餐則受金璧則辭蓋我固不文王亦非以文爲重  
者無補於人而受人厚惠義不安也明年知漸深  
有加禮不惟設醴雖厠踰之褻亦命其世子親視

世子又賢兄事我我何敢與朋友之父論布衣之  
交故至是我益敬畏雖金璧之重苟有爲而賜禮  
不敢以少賤辭也無爲而饋義不可以傷廉受也  
子蓋見我之辭而未深悉其所以辭遂疑矯耳至  
某某某諸貴人本不屑與不佞友特以王之所  
敬也下交及之王性旣廉不受饋則因而饋其所  
敬故我皆斷斷不受非矯也正所以成王之廉而  
報王之知也其最下而至於有所請託雖一言片

紙許我萬金亦惟有正色力辭不徇其私亦不洩  
其語其人皆未必不笑我迂不疑我矯此又都不  
直一辯者矣大抵君子小人之辨不外乎公私義  
利之間而尤以寸心之誠僞爲辨誠於爲義者君  
子也誠於爲義而不妨蒙不義之名以曲成其義  
大君子也專心漁利者小人也專心漁利而復欲  
假廉潔之名以陰竊其利濫小人也僕雖未敢妄  
側夫君子之林實深以小人爲戒顧亦嘗奉教君

子誦聖賢之遺言守先人之庭訓不敢不於出處  
之際得喪之間以及夫取予投報之細悉深思焉  
合乎義而出於誠則一鷄一黍再拜而受欣感之  
情如受人萬鍾可也不合乎義而釣我以僞則所  
餽愈多所辱愈甚却之固却之不爲矯也彼僧與  
樵特貧耳賤耳其天爵之靈善愛敬之肫誠與王  
公貴人不甚相遠且彼之一鷄雖王家之太牢不  
逮也彼之一黍王家之指囷不逮也苟畧乎貧富

貴賤之跡以深觀愛敬誠僞之心而衡以所處約樂之境則兼金之卻非吾矯廉鷄黍之感非吾鈞譽亦奚足疑哉西輔憮然自勵日行年四十始確信人之可貴不在乎身外之遭窮無憾矣敢問誠於爲義不妨蒙不義之名以曲成其義其比似可得聞乎予曰善哉問卽如吳泰伯本世子也傳季及文雖其父傳賢之隱實倍宗法且泰伯非不賢者顧甘違寢膳之職沒身長往故當時無得而稱

蚩蚩之氓未必不議其潛逃非義使泰伯自白其曲成大義之隱則蚩蚩之氓又且以倍宗不義訾議其親故泰伯樂自污也脫非我孔子如天之目燭隱闡微毅然長喟以至德歸之三代而後疇復敢賢泰伯者此所謂大君子也其次如孟子亞聖之資也國之人耳而目之而甘與皆稱不孝者遊及門士疑而請問而後大聲明辨闡孽子之孤懷定不孝之實罪正人倫而輔教化以曲成交際之

義焉又其次如狄梁公大君子也然當武后篡竊時見幾之君子去之若浼未必不疑狄仁傑不能討賊已似非才又依違戀棧不去大臣之義顧如是乎然梁公是時甘受此不義之名不忍辭也苦心孤詣以曲成其反周爲唐之義天下後世始曉然共知君子之用心在天下人民樂利之實不暇顧一身榮辱毀譽之名也他如伊尹放太甲周公被流言當其時小人測度之心讒人譏謗之口如

潮如霧殆無時無地不嘒嘒昏昏亂人耳目舉朝上下其能深信二公者想必無幾使二公惡居其名則太甲成王終不能立德中興宰衡匡救之謂何反非義矣凡此之類或鉅或細或隱或顯君子之心跡古今來指不勝屈姑就子曾讀之書曾聞之說舉數事引伸發明大君子誠於爲義不妨蒙不義之名以曲成其義其實非白香創說不必疑也西輔欣然自慰曰吾始謂聖人之經先王之史



皆不過文章典實以資人進取之用耳今乃信先生之學未可非也某雖不文亦可學爲君子矣

丁卯 晴涼以夜臥稍暖風噫復發無怪薛公望責其肺熱肺屬金本秋令也秋始涼而過於煖則肺金必燥燥則風火動噫涕紛來毛竅又因之而開外風易入故每秋傷風之疾輒久不瘥未可以外感治也夫人脈與國脈等耳堯之水湯之旱堯與湯不應有此聖心亦深以爲病其實如兒童痘疹

元氣愈厚則發之愈盛發之旣盛則血氣日新至期頤無復患此不足爲兒童病也故至理之世以培養元氣爲主不尙文飾不務虛聲孜孜焉求民之瘼而療焉養之以田蠶布粟而勤其四體則不逸不淫而其民易教教之以忠信孝友以發其固有之良其理易明無智愚皆可學道故其民易使作人君師而能使其人民不飢不寒易教易使雖不欲久享其治不可辭也此國脈之元氣所宜講

者秦始皇好喫熱藥以助火縱慾其始也亦殊快  
意浸假而遂生陳涉之痰動項羽之火痰火熾而  
中風亡矣唐太宗好喫陰藥故體貌潤澤未嘗有  
疾浸假而釀成高宗之痿明皇之瀉賴有徐狄之  
參耆挽回元氣郭李之附桂扶助真陽雖危不殆  
蓋不比強陽之症難急救耳至若東晉之老年痰  
火南宋之半身不遂元氣將竭攻補難施由是而  
歷觀往古朝朝有病百出不窮雖曰定數亦實鮮

國手良醫治病於未萌虛懷令主防患於未病而  
甘心瞑眩求醫也然苟非上智之士經濟之才絕  
一己名利之念讀千古聖賢之書察百王興廢之  
脈而辨其元氣之虛實兵力之強弱受病之淺深  
切脈既精斯投劑不妄雖沈疴不難立起藉非然  
者以小智自滿好利而矜名方且幸人之病以試  
其古方飾己之陋以售其私術適滋病耳無怪其  
世主不信而斯民之瘼亦終不療也吾蓋繹古史



